

进入2021年的第八天,申城经历了二十年未遇的寒潮,从地铁新天地站上走到顺昌路,耳朵差点被大风刮掉。这天我被上海电视台《寻味上海》节目摄制组拉去当嘉宾,到砂锅饭店“寻味”,寻的就是上海人过年圆台面上的压轴大戏“全家福”。说实话,我心心念念的倒是另一道骨灰级老菜,被我请来把场面的大画家戴敦邦老师跟我想到了一起:“砂锅饭店最让我怀念的就是汤卷。”

一卷咸菜滋味长

沈嘉祿

砂锅饭店地处太平桥板块,早三十多年前,拉着朋友推门而入,在窗下坐下,开两瓶黄酒,点两只小菜,再叫一只鱼头粉皮砂锅,吃吃讲讲,相当开胃。那个时候戴先生一家还在顺昌路永年路,常有文化界朋友造访,我妈在世时,家里经常烧鱼头粉皮汤,她老人家还喜吃鱼云,就是鱼脑和“鱼夹鳃”之类。受家庭饮食习惯影响,我也成了鱼头控,爱屋及乌,鱼肠、鱼泡、鱼籽来者不拒,津津有味。但汤卷一般要在饭店吃,大火转小火,方可成就一道风味独特的卷菜。三十多年前前的某一天,我假座城隍庙老饭店招待长春朋友,其中有一道汤卷,三个东北大汉面面相觑,不知所措的样子叫我开怀大笑。后来这道名菜在沪滨



曹丕说:“文人相轻,自古而然”(《典论·论文》),照他这么说,文人之间的沟通,或曰搞点“公关活动”,只怕是比较难的。文人聚在一起的事,还是有的,如“竹林七贤”“兰亭雅集”,都是文人Party的先例。说明文人圈子也并非各自为战,交流的机会还是多多的。北京杂文学会的作者交流,就是一个很好的典范。

书呆子并不呆

刘克定

按生产关系来分析,文人基本上算个体户,有剩余价值,也纳税;至于“相轻”的问题,大抵属于创作思想、方法的范畴,也有个性问题。足不出户,伏案写作,交流甚少,参加什么活动,也就是坐在那儿,呆若木鸡,脑子里还在想着诗。散了会,他如梦方醒,屁颠屁颠,回书房摊开稿纸,又“爬”起来。最近与朋友扯到这个问题,觉得文人还是有“臭味相投”的一面,说是“臭”,闻闻却很香,是长沙的臭豆腐。比如一谈到某书、某诗、某篇,话头就来了,几句话不能打住,说到某地好吃、好山水,他也会滔滔不绝,倒腾他的见识,他的感想,他的书袋;倘没捅到“臭”处,他呆到上弦月当空,也没有一句话。就说读钱锺书的《围城》,却不能把自己围起来,当编辑也如此,心里要留得住作者和读者,不能让他们使用云梯。文人也是这样,要广交朋友,多参加Party,“臭”就“臭”吧,九儒十丐,现在都吃香了。书呆子也并不呆。



销声匿迹,我请教业内人士,都说汤卷做起来颇费手脚,现在市场繁荣,山珍海错琳琅满目,谁会在意青鱼肠子的长短?再说真正的老吃客不多了,备好货也不一定卖得出。所以,砂锅饭店的全家福算是“寻味”到家,关于汤卷的故事,则要靠国家级烹饪大师徐鹤峰讲下去。徐大师人行超过半个世纪,上世纪八十年代即获全国优秀厨师称号,近年来被苏州吴江宾馆聘为高级顾问,发掘、整理、创新了500多道菜,其中有不少历史名菜和地方名菜。

春节前我与国斌兄一起到吴江宾馆品鉴新研发的青鱼全宴,整桌菜以青鱼为原料,肚当、鱼肝、划水、鱼头、下巴、鱼脑等都有精彩呈现,连鱼鳞、鱼皮都做成了水晶脍和烧卖。我见了徐大师就问:有没有汤卷?他下巴一抬:“做给你吃!”吴江旧俗,冬天要吃羊肉、扣肉、酱鸭、酱肉、酱蹄膀等也为时俗所重,水鲜也最为肥美,所以吴江宾馆能采购到足够大的乌青。晚上开席前,徐大师从厨房里出来告诉我:“我用了四条二十斤重的乌青,肠子长一米有余,剪开后最阔处有两寸,如此,鱼肠才能肥腴厚实。鱼肠两头的硬管弃之不用,加盐、醋反复揉搓,捏出黄水,冲洗

猜猜看,是一件有趣的事,带有神秘感,有时候还藏着坑;猜猜看,当然不是问你“太阳是从东边出呢还是从西边出”之类的小儿科问题。本文分两个部分,先说少少们的猜猜看——

老老少少猜猜看

童孟侯

女友问:为什么你未来的丈母娘很难搞定?猜猜看。男友说:我送她的礼物还不够多?女友笑了:因为她已经上过一次当,而我没有。大儿子问老二:猜猜我说的是什——头戴大红帽,身穿五彩衣,清晨把歌唱,催人早早起。老二回答:还用猜?老公鸡嘛。大儿子说:猜错了,是老妈呀。甲问乙:猜猜看,我一个月收入1000元,买什么车比较好?乙说:1000元还要买车?脚踏车?甲揭晓:买一副象棋,里面有4个车,还有4匹宝马呢。小张问:猜猜看,如果要我给自己拟墓志铭,会写啥?小李回答:“张某某安息于此”。小王说:“请把你的脚从我的墓穴上挪开。”小张说:都猜错了,我就写“没什么事我就先挂了”。哈哈,少少们的猜猜看有多调皮,但是,他们没有老老们的猜猜看那般缠绵和韧性十足。高阿婆对她老头说:年夜饭订到南京路那家好了。老头问:南京路饭店多了,哪一家?高阿婆说:就是跟女儿去吃过的那家,猜不出?老头说:经常和女儿女婿外孙到外头吃饭,哪能猜啊?高阿婆说:饭店名字就在我嘴边,就是……对了,这家饭店中秋节也做月饼的。老头还是摇头。高阿婆说:啊呀呀,依哪能猜不出,就是第一食品贴对过嘛。高阿婆对周



每个人拥有的脑细胞数量虽然是不一样的,但通常不会差得太多;记忆能力跟脑神经细胞功能有关。日本科学家曾经说过,记忆是生存的机能之一,所以记忆其实是为了让人能有功能地活着,记忆也是思维活动的必要条件,无记忆也就无从思维。八十年前,加拿大著名神经外科医生彭菲尔德发现,大脑颞叶是重要的记忆中心。后来人们还发现,大脑边缘系统的许多脑区也跟记忆有关。人的记忆过程很像一台计算机的运作:信息经编码成为数据,然后被输入电脑储存起来,当我们需要用的时候,再将信息(数据)提取出来,人就完成了一个记忆过程。很多人(尤其是老人)总是抱怨自己的记忆力不好,有时候把偶尔的“记不起来”看得过分严重,甚至以为“脑子出毛病了”。作为一个人,我们不妨干脆把大脑当作电脑看待,电脑有出问题的时候,比如由于储存时的错误操作,或者信息归类搞混了,或者一个占内存较大的文档把其他信息流堵住了……这种时候,我们需要作适当的调整——利用一些触发记忆的元素。

补拍

王海

老夫老妻,已同吃同住五十多年。那时,没去拍结婚照,没去领结婚证,只听媒婆之言,走拢来了,便成一对夫妻。近日,两人在刷牙洗脸时,两张脸挨到了一块儿,这么的一对,老了老了,女的提出拍一张合影,装进镜框,挂起来。这给儿子听见了,爸!妈!我来给你们拍。于是,两个人站到了一起,满脸笑容。儿子手机一掀,好嘞。傍晚,儿子下班拿回了镜框……

触发记忆的元素

陈钰鹏

包装渐宽终将悔

费平

去药房买了一盒止痛药膏,回家取出来用时方发现这支药膏多么“苗条”,那包装盒,宽宽大大的容量足足可以存放下两支。无独有偶,在医院配降压药片,宽大的药盒里只一板七粒药,故而一个月的用量要配四盒……生活中类似大包装放小物品的现象比比皆是,纸盒包装的牙膏、塑料袋封装的食品以及保健品、礼品盒等,外表看上去很高大,里面的货品却矮瘦、量小,就好像一个瘦小的人穿了一件宽松肥大的衣服,很不得体。究其原因,无非是厂商在商品推销上玩了点心术,表面看似肥大宽松的外观,实质是给消费者以“物美价廉”的超值感觉罢了。殊不知这是何等的浪费啊!不管是纸质还是塑质,皆是资源,前者用多了耗损木材,即使再生,也要贴上生产资料 and 人力成本;后者用多了污染环境,降解慢或根本不降解的物质严重造成生态灾害。因此,商品多一点“瘦身”,环境就多一片绿色。只因眼前利益,看似得益,实际乃遗祸自己与后人。春节将临,新盼各类商品的包装瘦身、再瘦身。



1998年秋,上海展览中心广场前,上海旅游节正上演着一台丰富精彩的文艺节目。当一群身着红衣的“蒙古族少女”出场时,气氛骤然更加热烈。她们载歌载舞地再现了内蒙古乌兰牧骑文艺小分队下草原时的情景,粗犷奔放而神采飘逸。那一张张脸上洋溢的笑容,告诉我们,草原人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了,红火得就像这像火一般鲜艳的红裙。

我不禁沉醉其中: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画面啊!站在台下,我想将整个舞台上的“缤纷美丽”摄下,可惜光线较暗,四周站满了人,很难掌握好角度。摞了几张都不满意,正遗憾

摄影

策马追月

李榕樟

间,忽然,我注意到前方的一盏舞台照明灯,圆球形的照明灯像极了升起在辽阔草原上的一轮明月,象征着策马向前的乌兰牧骑姑娘所追寻的事业的成功、爱情的圆满……“明月”下的姑娘欢快地踩着舞步,“月光”辉映着灿烂的人物,为此,询问过举办那次活动演出的组织者,得到的回答令人失望。而每当看到有人跳红衣集体舞,我便会想起这张曾经拍摄过的照片,要定神看看里面有没有她,但最终都无结果,为此感到遗憾。2009年牛年春节小年夜前,我去贵都大酒店参加一个迎春团拜会。豪饮间隙,主办方安排的歌舞助兴表演登场。我惊讶地发现,那个表演苗族独舞、裙裾飞舞、喜气洋洋的演员,好像正是11年前我拍的照片中的人物。她下场后,我径直过去向她核实,那照上策马追月的乌兰牧骑舞者正是她。真是“众里寻她千百度,得来全不费工夫”!

七夕会

我在武汉生活和工作过5年,那可是四十多年的事情了。我尽量在心里暗暗数着,眼前始终只有很少几个不完整的名字闪过;但我总觉得有一些生活片断在脑海里“过电影”。那天临睡前,我终于想起了一个同事的名字:“蒸发糕”。为什么偏偏是他呢?是形象思维的帮助:“蒸发糕”本名钟华皋,湖南人,身形微胖,人们常用湖南话发音叫他的名字,听起来就像“蒸发糕”,给我印象较深。我似乎觉得夜里一直在做梦(其实是不可能的),第二天我陆陆续续从记忆中拎出了一串武汉同事的名字,这是重大事件和形象思维触发记忆的效果。还有一个方法也可试试,平时也会突然叫不出一位其实是很有名的人物名字(如演员、画家或音乐家),好像名字就在嘴边,可就是叫不出、叫不准,此时此刻,千万别以为自己脑子不行了,这是在告诉你:“等脑子有空了再说!”可能是脑子正在为处理别的事情而运作,等脑子空出位置了,记忆也就回来了。再说一个触发记忆的因素——记住一个人的外号(此处指广义的外号)其实是挺有用的。盖叫天这个名字是人们不会记不起来的,先说出“盖叫天”,张英杰才会跟着而来。于一般人而言,应有选择地储存信息(什么都想记住是做不到的),信息还要经常复习才不会忘记。